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六回 假僱 真騙

話說媽娘跟著轎去，那轎一直往三山街去了。媽娘也跟到三山街，看著那轎到了一個大門，就抬進去了。媽娘不敢進那大門，祇得在門外站著，向內望了多時。回頭一看，這對門有個小茶肆。媽娘把那老師請吃午飯的事早忘在九霄以外，看了這茶肆，就到肆裏揀了一個小坐頭坐下，吃著茶，仍然目不轉睛的向那對門望著。忽然看見對門出來一個小廝，也到這茶肆裏來吃茶，媽娘想問問他，又不敢說。見那小廝進來，連忙讓他坐下。那小廝祇當是認得他的，也就坐下了。媽娘說：「老兄尊姓？」小廝說：「姓胡。」媽娘說：「我是這鄉間人，纔進城，想找個大人家去混碗飯吃，不知尊府裏可能相容？」小廝說：「暫時尚不等人用。等明年老爺回來，若果要人，我看尊兄甚好，可以荐荐。」媽娘說：「方纔有一乘轎，是府中何人？」小廝說：「這是老太太房裏的丫頭，叫個娉婷，今年十四歲了。方纔是老太太叫他往寺裏去替老太太拈香纔回來。」媽娘問到這裏，也不敢再問，祇說：「現在府中既不要人，等明年我再來找老兄罷。」又吃了一會茶，媽娘算了茶帳，給了錢，與小廝拱拱手去了。走到寓處，纔想起今日午間是老師請用飯，天卻已到申時了，祇得推個病，叫家人去給老師請安，稟明了不能來領飯的話。

又過了幾天，常興來了，場期也到了。常興叫家人諸事替他辦齊了。媽娘進了頭場、二場、三場，場畢將文章、詩策、經文俱已騰出稿來。常興拿著去請素日相識的親友看看，個個都是稱贊。常興歡喜，就同媽娘在府候榜。過了幾日，揭了曉，報子報了，中了解元。常興、媽娘自是歡喜不必說了，至於赴鹿鳴宴、拜老師這一番的事也不必說了。諸事完了，常興同媽娘回來，到了家，自然又是唱戲請客，也不必說了。

家中事畢。媽娘閑著，又同娟、姮、關、窈一處頑笑。娟姐說：「你如今是老爺了，我們還稱你相公不成？」媽娘說：「老爺倒是老爺，祇是老爺這個混名，寫在題名錄上未免不雅。」又說：「你們這些人真真是天天作夢，還不知道我去考的時候，就起了大名叫常敏。我進學就是這個名字，中學也是這個名字。」關關說：「甚麼敏不敏？我說沒有媽娘兩個字，念的嘴裏也好，聽的耳朵裏也好。」窈窈說：「一個人自然有個大名，有個乳名，豈可把乳名當了大名？」媽娘說：「莫說這名字的話了。我問你們，我如今是老爺，你們是甚麼呢？」娟姐說：「我們四個還是丫頭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們既然還是丫頭，我自己一個做個老爺有甚麼趣？不如我叫你們也叫老爺罷！」引的大家都笑起來。娟姐說：「你這些小孩子的話，到那一天纔不說了？」

正在說話，一個丫頭來說：「相公快些上去，爺一下跌倒不說話了。」媽娘連忙跑到上房，常興已經閉著眼發喘。鄭氏守著哭，見媽娘來了，鄭氏說：「你快些叫你父親！」媽娘叫了一聲，常興把眼微微一睜，把頭略略一點，就嗚呼了。媽娘嚎啕大慟。鄭氏忙著叫家人備了後事。俱已全了，將柩停在中堂。鄭氏想家中無人照料，把當典裏一個老伙計請來做了朝奉，凡家中事一一交他照料。這伙計姓李，名立，本是在常家典裏多年的人，亦老成，受了鄭氏的囑托，就將常興的喪事不豐不儉的辦完了。又擇了本莊的吉地，到七七上葬了。

媽娘在家守制，外邊有李立管理家務，仍然是自由自在的。過了半年，因在制不好出門，就想著：「家中無事，何不將這花園從新修造？」又想：「這園如何修法纔好？」想了一時，忽然想起那年在畫箱裏見了一個西洋園圖，何不就照那樣去修？遂去將畫箱開了，找了圖出來，鋪在桌上細細看去。看著第一層是個大門，進了大門是個月門，當著門是個六方亭子，四外俱是小紅闌干，亭子上俱滿裝格子。這個亭子是要連著正庭的意思，亭子外即一長池，池上一水橋，橋上兩旁俱是小闌干。過了橋是正庭，過了正庭，庭後是一大假山，大假山兩旁是兩小假山。大假山正中一洞門，門上鑄著三個字，是：「等閑鄉」，左邊小假山的洞門上鑄著是：「處處」，右邊小假山的洞門上鑄著是：「所所」。這三個門，原進去是三個園，正中是大園，兩旁是小園，俱是假山遮斷，兩小園假山空裏，又各有小夾道通著是園。媽娘看畢，拍手大笑，說：「妙地，妙地！我就照著這樣去修，並園名亦照著這樣。」就叫家人向李立說，叫了匠人動工，把娟、姮、關、窈俱以挪出到上邊廂房去住。又派了幾個能幹的家人，把圖交給他，叫他照樣去修。家人領著匠人天天去修。

媽娘想，宜人那裏是知道我的，我守制不好去的，就是引香、拾香，這也太近了，一則不好去，二則去也未必得見，不如去訪訪娉婷。媽娘就向鄭氏說：「我想到外面去逛逛，不過臨近幾家，不幾日就回來。」鄭氏說：「也好。家裏雖然修理，有家人照應，且有李朝奉在家，諸事可以問他，你去也罷。」媽娘就換下重孝服，穿了素服出去了。

一直到了三山街，又到那茶肆裏找著那胡小廝。那胡小廝見了，說：「老兄來了，怎麼穿著素服？」媽娘說：「我如今大總的沒依靠了，我老人家又沒了，我想求求老兄，替我引進引進。」小廝說：「老兄來的甚好，我家老爺纔回來。內花園的書房沒人照看，正要尋人。像老兄這乾乾淨淨的，且年輕又伶俐，老爺看著是必收的。」說著，就起來說：「你同我到那邊去。」媽娘就跟著他到了大門。進了門，到了門房裏，管門的家人問說：「這是那個？」小廝說：「這是我的朋友，也要來我們家來的。」又向媽娘說：「這是張二爺。」媽娘就給他作了一揖。管門的叫他坐下，小廝說：「老兄坐著，我進去回老爺。」小廝去了，一時來了，說：「老兄快來！老爺在內書房，我引你進去。」

小廝引著媽娘進了二門，又進了穿庭、大庭、茶庭。從茶庭院西一小角門，進了角門一條長夾道，夾道頭前又一小門，進了門往左一轉，就是內宅的角門；往右一轉，就是個小花園。進了花園，媽娘看這花園雖不甚大，卻也精緻。幾處小假山，後頭俱玲瓏；幾株松樹、梅樹、梧桐樹，也是古古致致；又有幾株湘妃竹，疏疏落落。小廝引著進了書房。媽娘看這書房是四間，中間設著大羅汗榻，兩旁俱是博古圖書架，架上設著各樣古董玩意。頭間有一碧紗櫺，小廝引著進了櫺子，媽娘看窗前一几，几上設著筆硯等物；上邊有一小榻，榻上盤膝坐著一個五十許的人。小廝說：「給老爺叩頭。」媽娘祇得磕了兩個頭。那老爺說：「起來罷。」媽娘起來站在旁邊，那老爺看了一眼，說：「你可識字？」媽娘說：「小的識字。」那老爺說：「你就在這裏伺候罷。」媽娘答應著。

過了三日，那老爺因在任之事未清，有文書提他，他就連忙去了，將內書房交給媽娘照應。媽娘就天天掐花送於老太太房裏插瓶，又掐些送各處丫頭們。混了幾天混熟了，見了娉婷，也時常說一句兩句話。一天，老太太叫娉婷到園內去，看可有新開的花掐幾枝來。娉婷去了。

到了園，祇聽書房裏一個人在那裏哼唧唧，像念書的樣。娉婷想道：「這是誰？」偷偷到窗跟前，隔著紗看去，祇見媽娘在那裏背著手，念那壁上懸的詩屏。娉婷在外叫著說：「你這個小廝，瘋了不成？在那裏哼什麼？」媽娘聽是娉婷說話，就連忙說：「請姐姐到屋裏坐。」娉婷說：「我不進去。」媽娘說：「這有何妨？」說著媽娘就出來了，到了廊下，娉婷也到了廊下。媽娘說：「姐姐今年十幾？去年秋天坐轎從那裏來？」娉婷說：「你這個人說話真是奇怪，我今年十幾，與你甚麼相干？我去年坐轎，你怎麼知道？」媽娘聽了，「噯喲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我今個可有死的地方了。」娉婷說：「你莫當真的瘋了？」媽娘說：「不瘋，不瘋！真真是真話。」娉婷說：「怎麼是真話？」媽娘說：「一言難盡，我也無從說起。」娉婷說：「我站乏了，我進屋裏來，我們坐下。我倒要聽你細細的說說。」娉婷進了屋，到榻上坐下，媽娘也到下邊椅子坐下。娉婷說：「你說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可知道我是個什麼人？」娉婷說：「你是個小廝。」媽娘說：「像我這個小廝，這南京三年纔出一個。」娉婷說：「怎麼這等稀罕？」媽娘說：「我是去年的新解元常敏。」娉婷說：「你真瘋了，豈有解元情願給人家做小廝的？」媽娘說：「我是來救你的。」娉婷說：「我又無病無災，要你救甚麼？」媽娘說：「我自從去年秋天在轎裏見過你，我想你這樣一個人，可惜，可惜！」娉婷說：「怎麼可惜？」媽娘說：「你想，你想。」娉婷把臉一紅，說：「你這個人還了得嗎？我去向老太太說，打不死你！」說著就走。媽娘說：「你去祇管去，你想我這話到底是為誰？」娉婷站了一時，說：「我去看老太太，等我改日再說罷。」

不知後來怎樣說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